

郧县“南方古猿”不是人类的祖先

刘华才 浦 爽

1989年5月,湖北郧县出土了一具高等灵长类头骨化石,曾被称之为郧县“南方古猿”。这一发现,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收获。在一些报道中,什么“此乃200万年的的南方古猿”、“填补了亚洲古人类发展长链中的一个缺环”^①;什么“郧县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向世界宣告:中国是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②,等等。果真如此吗?本文仅就郧县“南方古猿”的归属及相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据报道,郧县高等灵长类头骨化石发现于该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化石地点位于汉水北岸的一个小台地上,出土层位距现在汉水约50米高。胡魁同志在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上撰文报道,“鄂西北汉水流域出土古猿头骨化石”,除颧弓和下颌骨缺失外,颅骨保存比较完整。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初步修整,认为该头骨比北京猿人低矮,“从显露的上颌齿弓及硬腭清楚地看到,齿弓接近于抛物线型,前部齿弓明显呈弧形,两侧颊齿略向外展开的趋势。门齿比较徒直,犬齿不大,臼齿的齿冠低。腭较深,颧突位置较靠前”^③。上述化石特征显示出比现代人原始,比猿类明显进步。经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鉴定,认为该头骨化石属于南方古猿类^④。

南方古猿是一种会直立行走但不会制造石器的、已绝灭的高等灵长类,生物分类上为人科、南方古猿属。南方古猿首次发现于非洲南部。在阿扎尼亚的汤恩,采石工人经常挖到一些动物化石,1924年,年青的解剖学家达特教授在工人挖掘的动物化石中,发现了一个大约6岁的幼孩头骨化石。他认为这个与众不同的动物头骨化石,是一种处于现代类人猿和人之间已经绝灭的猿类。1925年,达特将该化石正式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⑤。此后被学术界俗称为“非洲南猿”或“南方古猿”。

到目前为止,在东非和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编号达数百件。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一具罕见的南方古猿化石——“露西少女”,保存了近40%的骨架,为复原南方古猿的体格面貌及特征,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化石依据。综合非洲出土的化石资料,南方古猿头骨共同特征是:颅骨较高,面骨较大,脑容量440—600毫升。齿弓接近于抛物线型,门齿很小且垂直生长,犬齿退化,无齿隙,颊齿咬合面磨蚀平坦,与现代人相似,同属蠕虫型构造。枕骨大孔位于颅底中央,四肢骨也接近于人类,表明为直立姿势。迄今所知,时代较早,被公认的南方古猿化石都分布于非洲。在亚洲发现的一些零星化石曾被认为是南方古猿类,但一直存在争议。郧县出土的头骨化石标本自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就目前的认识能力而言,仅从郧县头骨化石的牙齿和眉弓的形态来判定它归属南方古猿类,似乎还不足为信。因为,早期人科成员的个体变异很大,不考虑整体形态,单从牙齿和眉弓等局部特征,要把早期人属与南方古猿属区分开来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无论是牙齿形状,还是牙齿个体的测量数据,早期猿人与南方古猿都是十分相近的。况且,亚洲至今尚无一个典型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作为标尺,更需慎重甄别。准确的结论需要标本的整体特征或多个标本的比较和鉴别。从已报道的郧县头骨化石特征看,即可以说类似于南方古猿,也可以说类似于早期猿人。两可之间,在整个头骨标本尚未修复之前,不易匆忙命名为南方古猿。对尚在研究和认识中的化石标本,过早的不加分析地肯定与否定,都是欠妥当的。

那么,如果郧县“南方古猿”头骨化石鉴定无误的话,能否据此向全世界宣告:郧县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就证明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人类发祥地在哪儿?目前学术界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亚洲说”和“非洲说”。而人类起源于非洲说的主要依据就是南方古猿化石。如著名史前史专家丫·科彭斯教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撰的《非洲通史》

中是这样写的：“南方古猿区最初局限于东非和南非，随后（同样的或更进步类型的南方古猿）扩展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亚洲。”^⑥他认为，人类的直系祖先——南方古猿首先起源于非洲，然后再迁移到亚洲。这种观点在国外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照他们的见解来解释，郧县“南方古猿”应是从非洲迁移而来。也许他们正好把时代较晚的郧县“南方古猿”，作为亚洲南猿迁涉说的最好证据。当然这种观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们仅仅凭着郧县头骨化石向全世界“宣告”，据此证明是“人类发祥地”，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只有全面了解非洲南方古猿的化石材料，才能给郧县“南方古猿”找到合适的席位和归属。

迄今所知，在东非和南非发现了大量的南方古猿化石。在这个庞大的动物种属中，现有的化石资料至少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南方古猿非洲种（或叫纤细种）、粗壮种、鲍氏种和阿法种等。

南方古猿非洲种（纤细种）是以1924年达特命名的化石为代表，因化石纤细而得名。所谓纤细，就是指这种南猿类型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个体尺寸较小，化石具有较多的进步性质。据化石材料推算，纤细型南方古猿身高1.2米左右，体重约18—32公斤。化石广泛分布于东非和南非。在东非哈达地区和奥莫盆地发现的南方古猿非洲种化石，较早的生存时代距今约300多万年前。

南方古猿粗壮种是1938年由苏格兰古生物学家布鲁姆在南非克娄姆德莱首先发现的，因化石粗大而得名。粗壮型南猿除有南方古猿的共同特征外，化石标本尺寸较大，个体粗大壮实，颊齿硕大，前部齿很小，颧弓粗壮，矢状嵴显著。据化石推算，粗壮种南方古猿身高1.5米左右，体重约36—66公斤。化石主要分布于南非和东非，其生存时代距今约300—100万年前。

南方古猿鲍氏种是著名古人类学家利基夫妇于1959年在肯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的。为了纪念提供研究经费的鲍赛其人，利基将他们发现的头骨化石命名为“东非人·鲍氏种”，生存时代距今约175万年前。1960年在同一化石地点又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能人”化石，说明“东非人”是人类发展的旁系，因此被修订为“南方古猿鲍氏种。”

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工作者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等地区又发现了更早的南方古猿化石^⑦，一些学者建议建立“阿法种”，认为南方古猿阿法种比较接近人类的祖先。自1967年以来，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盆地，发现了大量的人科化石，地质时代为上新世末期到更新世初期，经测定绝对年代最早的距今约350万年。1973至1977年，埃、法、美三国考察队在阿法地区的哈达，发掘出约代表35—65具个体的人科化石，其中“露西”南猿少女的骨架化石十分罕见，经测定，生存时代距今约350万年^⑧。1974年以来，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的菜托里发掘出约20具个体的人科化石，经测定，生存时代距今约375—359万年^⑨。其中还找到了365万年前的人科双足行走的脚印印痕化石。此外，在肯尼亚也发现有较早的南方古猿化石。

从非洲的出土化石材料分析，南方古猿是一个庞大的高等灵长类种群，其生存时代至少是距今350万年至100万年前，时代跨度达数百万年之久。正如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所界定的那样，“南方古猿包括一组形态变异很大，时代持续相当久远的高等灵长类，其中，大部分是绝灭的旁系。”^⑩

人类起源于古代类人猿。在已发现的古猿化石中，毫无疑问，南方古猿化石与人类起源休戚相关。因为，它的体质特征与人类最为接近。人类起源于哪一种古猿，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有一种见解较为流行，那就是1978年在瑞典召开的第41次诺贝尔学术讨论会上，大多数古人类学专家一致认为，人类可能是从300万年以前的南方古猿类的一种演化而来，而南方古猿的其他若干分枝都是人类的旁系，最后走向绝灭的死胡同。所以，把所有南方古猿都作为人类的祖先，把南方古猿化石与人类发祥地等同，把凡出有南方古猿化石的地区，都不加分析地称之为人类起源地，这都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如果郧县南方古猿鉴定准确的话，它能否归属于人类的祖先，应取决于化石自身和其生存时代。换言之，郧县头骨标本的古老程度与其价值大小密切相关。它的生存时代越古老，其学术价值就愈大，在人类演化谱系中的位置就愈重要。或者说，假如郧县头骨化石超过300万年前，它就可能是人类的祖先化石；假如它的生存年代不到300万年，甚至更晚，那么它就不是人类的祖先。因为，人类大约在300万年前就已经诞生了。

从已报道的资料分析，与郧县头骨化石同出的没有第三纪的动物化石群，再从化石出土的阶地和地层来判断，即使没有测试，也可以说不会早到300万年前。初始报道的“此乃200万年”的说法，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从采集的打制石器、伴出的动物化石以及地层土类堆积物分析，其绝对年代很可能距今只有100多万

年。可见，无论郧县头骨化石归属于哪一类，其生存时代与人类诞生时间相差甚远。如果把它归属于南方古猿，那么它就是人类的近亲旁系，与人类已并肩行进了100多万年。如果把它归属于早期直立人或早期猿人，那么它本身就是人类，更谈不上是人类的祖先。既然不是人类的祖先，又怎能作为人类发祥地的化石证据呢！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否定了郧县头骨化石作为人类发祥地的证据，并不等于说作者就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说。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非洲在上新世缺少由猿向人转化的外界条件。在考察从猿到人演化的转变机制方面，必须考察导致人类出现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影响。因为，从猿到人的转变，是发生在不利于古猿生存的生态环境中逐渐转化的。尽管非洲出土了那么多的南方古猿化石，但人类的祖先化石还有待寻找。正如考古学家R·利基在《非洲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对350万年前的早期人科类型一无所知。因为已发现的那些化石并没有对人属和南方古猿属的起源提供任何重要的答案。”他认为南方古猿属与人属“有一个与两者都有区别的共同祖先。”^⑩既然这一共同祖先的化石在非洲一直找不到，那么就应到上新世生态环境变化较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南部亚洲和中国去寻找，这里才是人类的发祥地。

我们说不能仅凭郧县头骨化石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事实上能证明中国是人类发祥地的化石材料还很多。如距今1000多万年前云南开远森林古猿、江淮宽齿古猿，距今约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还有300—400万年前的元谋古猿。其中禄丰古猿头骨化石具有较多的“亦人亦猿”的渐变特征。它作为猿科的一个新属，既保留有西瓦古猿的一些原始特征，同时它又有明显的接近于人科的进步特征。尤其是将禄丰古猿头骨化石与非洲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似性。中国的禄丰古猿与非洲的南方古猿相距数百万年之遥，但在化石特征上却保留着较多的相似形态，生物遗传理论告诉我们，这种相似性化石特征，无疑反映出二者具有一定的祖裔关系。禄丰古猿的后裔的主支，十分可能就是南方古猿属和人属的共同祖先。这种距今约400—600万年之间的人类祖先化石，才是古人类发展链条上的缺环，是考古学和古人类学要寻找和填补的空白。我们确信，随着工作的深入展开，在中国西南部定会找到人类祖先的化石。到那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人类发祥地！

注释：

① 朱学诗：《国宝，在郧县出土一距今二百万年的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亚洲古人类发展长链中的一个缺环》，《湖北日报》1989年11月12日，第4版。

②③ 黄达发：《湖北发现“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证明中国是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7日，第1版。

④ 见《科技日报》1989年10月27日第1版

⑤ R. A. Dart：《南方古猿非洲种：南非的人猿》《Nature》115卷(1925)，第195—198页。

⑥ Y. Coppes：《非洲通史》第1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1—304页。

⑦ D. C. Johanson等：《埃塞俄比亚哈达上·更新世人类的发现》《Nature》206卷(1976)，第293—297页。

⑧ M. Taieb等：《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哈达人类遗址的地质和古生物背景》《Nature》260卷(1976)，第289—293页。

⑨ M. D. Leakey等：《莱托里地层的化石人类》《Nature》262卷(1976)，第460—466页。

⑩ 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6—117页。

⑪ R. Leakey：《非洲通史》第1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28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